

說鈴

後集 五

現果隨錄

庫文閣內			
三七	二	三七	漢
函	四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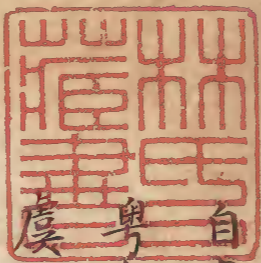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三	三
冊	架	函	號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4 (14)
函號	371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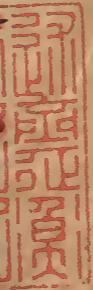
十四



自序



淺草文庫



自宣聖以獲麟拭面而春秋之文止於所起其它如左五失明

虞卿窮愁司馬腐刑鑿齒瘖疾往往幽憤不得志者退而著書以
筆削行其彰瘴盖手無斧柯不得不托之空言以峻名教之防則
君子之有樂於此也雖然予則安能予退而老於西湖之上則默
而已矣司馬徽動輒言佳夏侯玄熱棄筆墨正予之所自托而不
敢作人史而作為鬼史此冥報錄之所為著也書云惠迪吉從逆
凶易云鬼神害盈而福謙禮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盖予之
所載皆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六經之旨同歸無可疑者特以十
載以來游魂精氣日治較真頗不為矯誣以滋生民之惑譬之神
降於莘石言於晉變所從來非為無故若能貫幽明之理絕地天

冥報錄自序

之通而使其鬼不神則又予之所禱祀而求也雖然孫盛枋頭定
關門戶人禍天刑退之所畏予之左執殤宮右執鬼中又保無冥
漠君之靈起而問罪於予者則予雖遠人非而未必不蒙幽譴予
故不敢望鬼之董狐而但求免於鬼之崔伯深其亦可矣順治辛
丑夏日抗南陸折麗京氏撰

序

陰陽神鬼之說儒者所不道陸子麗京嚶嚶言之予又從而和之
豈為是賈傳宣室之談莊生齊諧之志乎非也陸子寄托憂深心
存省救不敢援据往牒僻引荒遠近取十餘年來自治耳謀聞見
真確者疏其事而證明之雖文不雅馴欲使悍夫弱女改容斂手
通曉此意其中述志士仁人登真度世亂臣逆子雷殛陰誅即易
世而後再生以還若有鬼神馮儀其間游戲神通引衆生而起正
信如道人之警道路如司寤之詔夜時如寤睡中聞人聒耳大呼
不覺流汗驚皆推襟被而起是錄也令人一再讀之應無不感激
涕零也若曰連蹇坎坷發憤著書以自見竊非吾兩人同患之心
矣評齋吳先生聞而善之飲助為理揭揭然大暢其旨誕告諸人

所以明失得濟民行者心彌切焉爾譙郡曹不序無衣氏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冥報錄卷上

西陵陸 圻麗京手編

李華宇

海寧縣西鄉石墩村有李華宇者其人務農樸實偶患瘧證見有
二冥差從枕旁出一為蔡有成一為沈亮以牒票示華宇云汝有
名當死但汝平生謹厚俟同牌數十人攝到最後來取汝耳有成
等去二日忽有一總角鬼亦從旁出華宇方昂首諦視枕而繩已
繫頸間即被牽掉而去縛土地石王廟門前大樹上頃之見有成
等絕引數十人袒胸而來詰責總角者汝何物白捕亦未掣人即
劈面一掌總角碎易而去因謂華宇云冥司法雖嚴然名稱後者
猶得逡巡規脫吾二人本憐汝未即行拘不謂此鬼先攝汝至我

華欲送諸魂詣土地祈名俟事畢恐汝魂冷不得返奈何因移
人家祈寄棺木板當風處曰汝幸避此間足相遮蔽比唱名完有
成華即引華字出曰露行還家恐魂又冷奈何因搓其魂如一粉
團狀以紙包裹納之袖中途遇華字家買棺者謀其間同歸至戶
外遙擲之華字方醒云急併紙錢羹飯有成華頓唱後向華字云
吾二人終憐汝不欲挈汝去但我輩陰魂每至勾攝生人時若不
得前必須陽魂為導汝能為吾導吾當全救汝矣華字許諾此後
每攝人二人必來華字必暈絕嘗至人家臨命終時多有親戚圍
守陽火焰光高尺許殊難迫近而時又有限因故作袖捕鼠散親
戚分散審視乘間縛取一日有鈕姓孝子三人皆壯丁恐其父死
痛飲劇醉共坐屯守火光高數尺尤不敢前不得已於空屋中推

倒大酒罈劃然作聲羣起驚看而亡者甫得就擒其艱難如此又
人應死者或初生另有地方嗣後移居不一冥司牌票必下初生
處土地行平關至抱病處土地然後行拘死後魂亦先至病處後
至初生處不相紊越又嘗見地獄中應託生魂靈率如湯團大青
綠色每小鬼大盤捧出陰司祖宗搶子孫者或至狼藉滿地令其
人猶在時時瞑去為言禍福亦一異云

鍾遇哉

仁和博陸村文學鍾遇哉即予友陸驥武嫡母舅也遇哉嘗言仙
家有云人身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予昔年抱病死而復蘇
始信此二語為不誣也按遇哉於丙戌年往探其族鍾梅城巷姑
孰時梅城為姑孰太守遇哉於署中代閱文卷暑月過勞感疾漸

危即自見魂魄已離魂魄尺餘肅衣冠左腋憑止母右腋憑止妻
向裏床拜禱求生甚急此神之欲得人生也又見魄形白裸體散
髮如本身長大喜其得死如釋重負意之所至輒得游戲嘗隨人
往買棺見賣棺者爭價若干又隨人入司李署中借貸送死之具
并見二狗當竈而卧此尸之欲得人死也又云氣垂絕時即見魂
起少腹丹田如湯團狀青碧色漸升漸高至臍而氣急至胸膈而
喘粗至喉間頭上時兩目上竄全塞於顛頂迫逆良久如裂石之
狀而魂與體離魄與魂判氣竟絕矣遇哉又思身死於此家人革
不可得知須托夢乃可錄舉念間便已至家瞬息千里非若生前
滯於形有反有隔絕之苦即見伊伯父濱石公及西席暨妻黃氏
為言已死大司肯托三夢焉乃初城數日前延一高醫醫以冗不

至其時始來診脉脉已脫醫捫其胸次尚溫姑予一劑覺一滴落
喉間餘皆湧出入喉者涼沁心腑如火宅中得冰雪一時頓覺快
徹即聞耳目口鼻中如風如霧從外墜入者不可勝數良久尺餘
小魂飛來腦耳間忽左忽右求入不得又見魄形亦覆身上須臾
小魂震天一殺從腦際送入而魄已收遂不復見矣從是遇哉得
生至今猶在至買棺爭價及窆旁卧犬三人同夢則又訊之家人
一一符合乃知死生感通之理非病中顛倒也存之以資要終之
學云

崔四官妻

萬曆末年湖州歸安六區崔四官妻年可廿歲許於大雷雨時
往石坡口淘米被暴雷震死其夫負其尸於室中未逾時雷雨忽



又大作香氣滿室其妻遂甦問之則云雷神擊他怪誤中某身有神授藥一碗因此得活蓋此婦年少有孝行者也

陳文學妻

新市陳文學妻年可三十許於癸巳年歸寧至蓋地行散忽然暈絕扶歸即有白鳥隨後於室中飛翔良久鳥去其妻即作刺船狀并作鬼語云汝前生船戶也我乃客商負重貨被汝謀死吾於冥司告准許我跟尋報冤歷有年所不意此地相值必不放汝文學以年老無嗣而妻方有孕求緩其期得免身後就死無所恨鬼答云彼作孽若是寧令有遺種且仇人相見可俸緩須臾耶數日後竟斃

逆子逐母

平望之北有子逐母至姊家姊養數年一日子復至姊家姊遣以斗米并責令歸養其子至中途推母下水未至家遂為暴雷震死亡其頭其母從水中著淺處得不死忽見子頭含乳間而出又平望王姓者被營丁誣陷為盜吊拷致死并破其家其母妻設神位號冤甚切尋營丁亦被暴雷震死時俱乙未五月十七同日有此二事亦一異也

僧天香

湖州東林山明經陳太澤者於萬曆中過一僧號天香山東人年二十餘隨解糧船南來寄居東林山旁勤修篤行太澤因為起菴凡飲食衣服一切取給垂數十年天香嘗云我受陳居士供奉如何報答後至七十餘復有一性空師掩關於天香禪室一夕天香

謂彼曰我昨夜夢揭一都院與之分庭抗禮性空曰汝念頭錯矣
遂感微疾忽一日將曉陳氏門前環列多人見天香徑入其門太
澤在中堂亦親見之即問師欲何為天香使而不答直入卧內太
澤連訊之而其妻已產一子趨使人到巷問天香則已入寂矣後
陳氏新生子至拿週日見渠道友平昔所厚者與銀一錠一徒為
平昔所怒者搯奉向之足驗其種性之不昧也後長大字聖璇名
廷樞中明崇禎己卯鄉榜後於順治己丑奉進士授福建永安知
縣今猶現任云至其前生為天香時原無甚慧解惟日課法華經
不缺又供奉客師務必豐腴自奉則糠覈麥飯頗甘淡薄今之科
名福報想有自來也

沈自玉

初州貢生沈自玉名鼎新寓淳佑橋相國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後
答拜一友登吳山過勞踉蹌歸卧即時若氣絕者自玉爾時覺身
輕舉如在半空魂隨上下歷境冥渺四顧茫茫行百里而還至一
大野更轉道左見紅墻粉界碧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
則殿宇落崇延袤數十里重門洞開兩廊廡俱署十三省名省各
有府府各有縣其徃來奔走者皆青衣絳袍手各執簿雜選排擁
我不能前每到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攔阻猙獰細詰之
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從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
曰乾坤一照見金碧輝煌異香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聯曰輪迴
生死地人鬼去來關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逡巡間見左首有
杭州府門署複道逶迤到一大室見伊舊友王昭平先生宛如手

生致寒溫畢自玉曰余令病勢至此恐再無生理矣王笑曰否否
近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內兩次對簿考覈天下善惡諸
人令閻君查君善行正要加祿添年與海內百餘人同時旌異祿
壽正長何必過慮自玉曰得免罪足矣安望其他少間聞鳴鞭震
耳衆肅然曰此閻君將升殿時也各署中官役悉趨而出自玉隨
之出見諸閻君垂簾高坐執牘諸人各趨殿下高聲念云某省某
府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善事我件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
惡事幾件對簿稍差閻君即加改抹約有數時而退次日考覈詳
明亦復如是噫下油鑪火柱劍樹刀山每置人於中糜爛殆盡忽
現原身又受一刑悽慘悲號不忍聞見又有旗幟鼓吹迎送不絕
賞罰甚嚴歷歷可畏時見陳侍御玄倩及家大行鯤庭諸君聚坐
一堂自玉過而見之曰諸台翁如此風節世所罕傳諸翁曰如翁
慈仁端介獲重閻君亦世人所少有也時王昭平先生從內出曰
弟輩彼時幸爾矢志少得無恙今俱作殿前之副矣君棄名謝世
亦可謂無忝所生皆冠帶袍服威儀甚都其自玉長君逢垣亦在
彼作記室逢垣沒時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補數之語
自玉又聞每日常考覈兩省須男子查盡始查女人今二十五日則
浙江省矣自玉亦冠帶袍服逐隊而前無何唱自玉名自玉從衆
中趨出見王陳兩先生及家鯤庭皆旁坐第六殿閻君之側諸閻
君向昭平先生輩曰此非善士沈君新乎衆曰然閻君下行賓禮
坐賜茶皆紅磁鉢味香烈閻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貞潔不淫一男
不破一女不交一妓事不虧心錢不妄取屢行陰騭不求人知所

以君之文與字俱有福於人間自玉曰鼎新日恐過度多端方自
砥悔有何德能闢君笑曰正在此議加君壽永為衆式自玉益惶
悚不敢當闢君因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
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久矣極蒙闢君贊賞闢君
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惡反得功名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則殺
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牽則身名自
泰此正賞罰轉移的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
以明經終者正泰君之身名耳經之富貴電光功名泡影真中有
假色處皆空癡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賞不勝罰善不勝惡柰何
自玉曰方今殺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淫奢無度
想上帝亦無如之何了闢君曰誠然誠然君回陽可向諸人委曲

開導要學做好久總不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
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爽此間絲毫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
處君為生人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
辭出昭平諸先生送自玉就道時衆人聞自玉從榻上忽連破口
曰我要到相國寺去頃刻果已蘇醒此蓋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五
日事也自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淨來時如此明何生亦何滅
撒手可開行漸即霍然而起今到至年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
若少壯云

凌氏女

杭州文學凌聚名萃徵子弟親從同窓友也住新宮橋南首於
崇禎丁丑生一女初無疾病至癸巳年女長十七歲矣七八月間

忽遘奇疾狀若中風目瞪頭旋食飲始甦言見一黑物便頭暈欲
倒平復兩三月忽又一發漸頻數遍訪名醫有言風者有言伏
痰者有言驚癇者有言神氣虛者有言肝虛者有言己身藏神者
服諸藥無筭而終無一効至今乙未四月間年一十九歲每發愈
重聚吉俟其發時諦加審視微覺口中諄諄作聲聚吉始駭然故
與之語輒忽應答言談往後殊有倫次始聞有夙世冤業之說聚
吉方知為鬼物所憑乃專求治鬼凡僧道巫覡遺穰醮薦之法無
不畢修辟邪鎮鬼之藥無不畢投而鬼忽作語云我係前世冤家
冥司稟白而來任汝等作法終不去也至問其冤業所起及何處
鄉貫姓名輒答云此時未言久當自知迨至五月廿五日凌女見
前黑面之鬼復押一白面者同來且言明日當攝汝魂六月十三

日陰司牌懸赴審聚吉初不之信至明日午後女方坐榻人中忽
大呼二鬼又至已將我魂縛去矣遂復暈倒自此不須頭暈輒見
二鬼押持搥縱不可復脫不復能飲食眠睡每令眼則二鬼與之
爭辯聚吉輒與言鬼便借女口應答而女如在旁竊聽者於是方
知其索冤始末黑面者言我本揚州人召倪瑞龍白面者名袁長
儒與我同里俱係富室兩相誥訟言凌女係揚州察院姓劉彼收
我銀若干復斃我命於獄我被毒藥所害故面黑如此一魂舍冤
至今六十載今來索命無從也求問其致訟之繇則云瑞龍有地
五十餘畝售與長儒未經了絕而長儒得地即慮反復便投一大
家云已轉賣瑞龍計窮無可加貼繇此仇恨互相訐告今長儒已
絕無嗣而倪有子尚存名宗某其言鑿鑿可據也言已復押凌女

遊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氷劍樹鐵床礮磨白雉水浸石壓等
獄又如鬼門關望卿臺孟婆庄破鏡山等處無不遍歷且言漆河
橋僅闊八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穀恚呼痛楚即分形
變高如虫蟻之類苦不可言大槩始則大地如潑墨之黑久之中
又歷歷可見又或遊善人長者之處則若有微明燈燭輝煌冠裳
楚楚又至一所則竟如日月開朗池中或開紅白蓮花香氣襲人
堂戶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處也又殿側大廳院一所即閻君賓
館中有鄉紳二百餘人冠帶峨峨女至其中或有相拱揖者言面
甚善云是昔同年同寅輩一時忘其姓字又有當生人道未得空
缺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又三堂親戚中或有見者
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與言者人見前世母氏高年白髮兒

瑞龍詆之云此一箇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應稱太夫人鬼
子敢爾耶聚告聞之猶疑惟誕難可准信然又念報冤之說世亦
嘗有計惟訴之本府城隍正神求其別白是非於是以六月初一
日虔牲投詞大意謂果係真冤殺人者死負人者償夫復何辭假
令妖狐野魅故托妄言擾害無辜則祈神聽聰明立賜處決兼令
凌女拜禱觀音大士日誦三千數求其解冤釋結直至初八日下
午女果見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來言明日五鼓
候審而袁長儒者如有惡慄之狀凌女方悟此獄或係此鬼所成
也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至同凌女魂赴城隍審理候開
門升堂三人進跪堂下瑞龍先言伊在揚州作宦既受我賍復害
我命凌女因言據說我受汝賍如今索知有無但我既為官豈能

躬自詣獄求害汝命是誰持葉葉是何物須運明白我方承認瑞
龍語稍塞城隍因言汝辯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但不應貪污受賂
汝既為官受朝廷俸祿如何私收民財難免罪過因指瑞龍言汝
作鬼六十年真害汝命者不知却去告伊念汝喪命姑責五板因
指袁長儒令該長儒已自服粟猶言此事小人不知道城隍怒令
夾起來見吏卒上夾鬼便自招云尚有下毒家人因放夾責三十
板審訖城隍分付我衙門不定罪十三日仍聽嚴裏審去如是遂
出自始至甦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勘事也城隍紗
貂錦袍燈燭香案殿上諸吏俱帶外郎帽辦事階下俱是隸卒拱
立堂陛寬殿殊非人間廟宇也至凌女每對簿則仍方巾葛衣朱
履有所稟訴即與倪袁二犯同跪稟畢即站立左旁其體與齊民

迥別又甯後瑞龍來凌家雄若憤懣然束縛稍寬強梁稍沮即其
同長儒索酒食紙錢拜亦稍哀矣至十二日晚二鬼又至言明日
已時三殿閻王掛審汝須准併諸事遂守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
好語勸解且許其審畢送女復還仍予銀錢兼設酒食鬼佯許諾
迨至辰刻俄見冥司二差至凌女向卧床第至此忽自起立索換
衣衫與家人作別不勝其慘言已就瞑聚吉按視脉息但遲極不
竟斷絕手足俱冷而心頭微暖候視約半時頃但見微作淚容又
少頃微聞言此路晒甚熱蓋其甦時正赤日將中也俄又言汝等
定要喫飯去言畢欠伸而甦因言方去見者是三殿閻王側立司
善惡二判官階下俱小鬼獄卒猙獰可怖半頭馬面守門始聞唱
名黑面者名倪瑞龍次唱女名劉某

按聚吉自註其名不
便頭列又云號玉臺又次唱

袁長儒則白面者是也閻王廷訊二判持簿查閱瑞龍與女爭辯亦如對城隍時語一判大殺指凌女言曰人命不干汝事但汝得銀一千二百兩亦不為少汝罪過尚有不放汝回凌女惶恐乞生言我雖有罪但令世父母生我一十九年未曾孝養願且放回蓋向之作泪者此也閻王因言汝既如此說我放汝回去但此去做好人壽命可延如或不改仍來受罪遂發放回去倪瑞龍令其投托人身以在生作惡仍責十板戒訓其袁長儒不責令收監受牢獄罪十年仍令二鬼送還凌女遂從床起急令燒送紙錢羹飯以贖其去又從前缺口數壇超度二鬼無甚應響惟集慶隱崖禪師年已七十有九戒律精嚴至是將施食時凌女未嫁之夫有江聿修者雖不信鬼頗懷腹誹女即控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為

我問之果然聿修即前惡伏罪又云今日施食極誠法師極有道力故寒林親身自來但我輩既爾長往劉公必須一送女因靚粧冒雨出中堂坐視談口若無病者而江君親見寒林黑面吐火形見驚怖虔拜自是之後二鬼絕跡凌女沉疴如失云

百十二
月天

按聚吉自序云凡紀籍所載前生宿世因緣果報之說聞之熟矣以是為釋氏之苦心警世之善語信者所不道也豈知今日近世已身耳聞目見皆非影響事理姓名俱有對証雖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隱謹述其事以應曰又娶子女自乙未五月廿五日至六月十三日計十八日未不進目睫不交當其去也則僵卧竟如死人及其

一語模糊其間出矣警策其語其多筆不盡載要不敢增飾一字以墮晏語之然也因思世人有特其勢位負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廣作不良傷刺骨所以豈知魂世所不報者即再世之後重泉之下尚有令竟喜謂待而甘心焉者昭其姓名揭其行事不能掩覆伊可遺也因後始未備載於紀或亦冥冥之中與羣蒙而蕭官箴之意云

折按凌女之病發於癸巳距前六十年編查履歷止一姓劉者任淮陽巡按名應龍字在田湖廣寶慶府邵陽縣人中萬曆八年庚辰進士書二房座師余孟麟字幼峰江寧籍祁門人任編修甲戌進士大主考申時行吳縣人壬戌進士副考余有丁鄞縣人壬戌進士又查應龍鄉試八十九名會試一百五十九名

廷試三甲六十一名禮部觀政初任崑山知縣丙戌行取四川道戊子長蘆巡鹽己丑淮陽巡按庚寅丁憂甲午補河南道巡按山西乙未養病庶子起江西道巡視南城巡按福建甲辰順天巡按乙巳陞南京太常少卿丁未養病自前萬曆己丑係男身巡按至今癸巳女身見鬼通共首尾六十五年又今乙未則六十七年也但履歷止書姓名及字若無別號豈劉應龍字在田者後號玉臺也此外淮陽巡按姓劉者唯萬曆癸丑進士劉大受字貞白湖廣鄖陽府房縣人然任淮時乃天啟癸亥年今僅三十三年又與前說不符也容再考之淮揚袁倪二姓及邵陽劉氏家乘庶足傳信云

漏志高

卷之五上

漏志高錢塘縣太平坊人年四十歲神靈最著皮為業其人謹厚謙抑聰
穎識字乃杭俗古塘東蘇廟神靈最著頭赫每歲三月廿八日生
辰士民傾城焚香祀拜丁酉三月誌高誌於廿六日虔誠進香歸
廿七日郊刻忽夢有人叩門誌高誌急高應啟門見一方巾
青布袍白髻者儼然誌地誌高誌少頃有人約汝講話訂汝在
家慎勿他往即嘆氣一口於高而寒冷刺骨陡然而覺此身亦無
所苦惟舌不能言矣高疑為靈燥索茗澆之但以手拍牀八歲女
進茗一甌不解家人驚怖延醫視之醫云鎖喉風也高心知其非
索筆書云喉間快利無病偶倦於言詞行即瘥矣書畢乃夢前土
地叩門甚急高復啟門見土地率一差官隨四健倅差官頭帶金
盔身衣緋袍雲肩繡龍跨一大馬馬後二倅紫中金抹額圍花襖

二倅大圓帽一撒青衣五人形體皆粗壯倍陽世豪惡萬狀叩檢
高鉄鍊鎖馬脚上械手仍從後鞭撻之其行如飛須臾下馬鎖置
一小樓上且持殊粟向高云奉本司命速繫急重犯十三名差官
捉拏非比泛常汝正第十三也高見粟上書滿志高湖州德清人
心竊疑之云我平昔奇分何故有此奇禍且姓氏卿貫不同得微
有錯誤耶頃之鼓救三通差官云官坐堂矣即縛高去高見朱
門碧瓦大抵如官府大第差官為雄殿西廊下披枷者不計其數
亦如人間解審狀地傳高至丹下跪入十二犯隊中差官稟稱
重犯漏志高已繫到高見層臺高殿宇朱紅比陽世尤加巍煥
南面尊官紫面三丁丁繫丁河丁十丁丁丁鳳翅金盃蟒袍玉帶形體
亦壯大倍陽世有官三十員皆紗帽紅圓領犀簪尊官答禮各官

卷之三

十三

分坐兩旁想皆南也又見兩階上有善人十三人上堂奉
謁男子十人女子三人男子中有一帶命珠者尊官亦與答禮和
顏問曰汝等皆善人深可嘉尚時高跪階下心甚憂怖以資用無
一錢隣里無一人知者萬一尊官或出拜客或下客廳酬應即令
辨脫今夜亦無宿處若何吾計惟死早辨痛哭或
屈尊官問誰差官認志高也尊官云挈志高上來汝
既係重犯何故減屈高曰高本僕塘皮工守分營生不知何故得
謹及見鈞票挈者乃是德清滿志高與其無干伏求釋放尊官遂
取錢塘簿籍簡視果有皮工漏志高云汝作人頗有好處且陽壽
未絕安得誤挈高聞陽壽之說始悟身到冥司前此皆疑為院部
諸衙門也因思此尊官或即東嶽神乃云前者志高虔誠進香神

明想亦鑒察嶽神微笑曰我知之遂再簡德清籍果別有滿志高
乃真犯也其殊票原寫滿字特以嶽神殊筆點濃點却草頭遂誤
漏字而捨德清而挈錢塘人則冥差之誤也即將四倅各責二十
棍別令一倅送高還陽城云汝歸當作好事高叩頭謝恩而出須
臾始覺清醒其妻子方環聚啼哭蓋自廿七日已列死去世八日
辰刻方甦也高甦後乃索筆書東嶽神德清滿志高公差誤挈我
今送還魂速備羹飯紙錢以馮送者家人治酒膳并以錫箔紙燒
送乃冥司率重整潔銀錢一錠亦准得湯世紋銀五分若胡亂錫
紙則如低假銀不可用也送者既去高尚不能言隣里以冥差
始則誤拘平民總則勒魂不放羣議動一公呈赫之嶽廟正商畧
間高忽見前四倅乘輿而至云為汝事使我輩受責兩腿腐爛難

行令皆乘騎可送沽酒會謝我并每人十兩調理斷不可少又云
我輩俱不茹葷只須素酒再高家即與姜飯忘談坐具四俸責之
為設椅檯盤盤宴資數千一俸持布包收銀約共碎銀三四十
金也出門後又乘言聞汝薛里有一公呈若燒去我輩必又受責
可取來煮之榻前高如其言然竟即見彼俸取此一呈并收包內
而去土地當面指高曰汝愈矣高遂應殺能言長齋絕葷至今無
恙

冥報錄卷下

西陵陸 圻麗京手編

黃景範

平望黃景範生於崇禎辛未年今寓居南海於壬辰年二十二歲
時六月十九頭覺漸眩至廿二日清晨內室閒坐忽頭中大痛即
時倒地昏暈中見一人披髮流血手持大刀喊曰還我命來有數
十小兒勸解其人大呼以出黑氣如烟小兒俱被冲倒眼前皆暗
忽見白光冲開黑氣光中有老僧端坐右手執杖左手持珠唱曰
且住且住其人曰我受冤七十年今日相逢如何住得僧舉手
云阿彌陀佛饒人是福冤冤相報有何了期其人曰是是奈我心
放不下如今不傷他命罷了遂以手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罷罷還

冥報錄卷下

他罷其人曰還便還且待我恨氣消你還認得我麼我乃當初雲栖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百日内自
不消息景範醒見衆人環立欲言所見不能出殺以手撫口舌仍
在也惟疾與胸畧有空痛別無他苦至夜獨卧恍惚見一女子窻
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沙覺偏身麻痛忽有武士持白傘來遮
連夜如是至七月初一夜景範與其妻同卧武士以傘覆身上掩
翼而去但其傘甚小止可覆自身泥沙着傘上即滾去有着其妻
身上者隱隱如火光三夜如是其妻身發大熱景範心知之乃遷
與伊外祖同卧武士又覆傘掩翼而去其沙着伊外祖亦成火光
二夜伊外祖亦發大熱自後獨卧武士復持傘來遮景範心想武
士不知是誰武士忽曰我奉王命而來景範思不知何王武士又

曰我王乃覺王手中所持悲怛哆般怛囉也又思六字是楞嚴咒
心平日常誦今不知何故或者宜誦咒乎明日虔誠持咒夜見武
士持傘倍大次日又持但見傘不見武士明日又持至夜不見傘
併不見女子遂每日黑持病雖未愈亦無柰何因遣去憂慮一心
清淨省察過愆禍福付之無心矣嘗憶老僧百日之言以自慰故
終日無悶至七月望日延僧禮懺景範手書問僧云我初病時見
一僧自稱雲栖老人不知何人也僧答云昔有蓮池和尚在雲栖
設教因為景範言蓮池故事景範心念之夜即夢見一老僧身甚
長大來云咄你想蓮池莫學他別門與飯覺來不會其故忽胸中
隔塞粒食不進者三日方思食唯喫淡物乃覺安和並酸不能食
矣時母憂景範病不愈問諸卜人云有神州作崇兼有心願未完

景範思神明見於當齋也省過不宜殺生祈禱反造罪業至于心願別無他事惟正月初曾夢一人云汝夏秋間有難若肯聽我書一蓮經可免此難曾與伊外祖言之欲書未采既發心而不行亦一缺典遂擬八月初七書起至夜忽夢伊父向之流淚景範亦悲感而覺因想父被擄未知存亡景範方欲書經願歸功父仗佛神力存則還鄉亡則起昇發此願更擇十二辛亥日是伊父本命日書起限九月廿九日完乃于廿九日午後忽心痛大作嘔血升餘一時困倦獨卧床中痛愈難忍更餘忽覺身墜床下見一老人鬚眉皓白高冠大袖手持一杖同一僧至僧向景範笑曰什麼來由感這苦本你如今寃債已清可同我到主人處走走可靜心聽我誦經因誦金剛經余聞經聲心痛漸減一面聞其誦經隨其行路

誦完而心痛忘矣僧上步見一大屋當前門邊有一對云諸惡淫為首眾善孝為先僧謂景範曰東君在內兩可進見我在外廂待又謂老人曰爾同彼進去彼已受輪迴不復自知你可求掌簿人為他明說因繇遂入內庭庭中人曰今是朔日十五來見爾等且任俄有數人冠服執笏而進內中一人昂然挺首老人指曰此忠臣楊繼盛也已而十五皆出老人乃同景範跪塔下見一人冕旒坐帳中身高丈餘面潤尺餘紫白如玉侍衛甚眾老人通說來意有一戴大冠朱衣者執簿至塔下謂景範曰汝欲知因果可聽我言叫左右喚劉之麟上米俄一人至印劉景範舌者朱衣人曰昔有劉大臣號公起家世北嘉靖二年父祖皆富人大臣讀書納監為人有心辯長六多力因祖父家業後自身有才與趙文

華交厚引見嚴嵩亦莫逆遂為一方赫赫時倭夷入倭南直朝廷命張經等往討命趙文華督師文華私邀大臣同往既至江南大臣說文華曰倭兵甚寡若率本部兵先取之軍功可擅也文華從之大為倭人所敗文華欲轉敗為功乃催張經連夜進兵張經欲待兩路兵到然後大攻不可輕進文華即之大臣因曰不如速入京傷之文華遂入京上疏言張經玩寇殃民既而張經與兩路合兵大破倭人南方遂平乃入京奏捷朝廷以張經矯竊軍功斬之於獄大臣有三子長子之麟金氏所生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生將滿月而金氏死三月繼娶陶氏至十二月即生之寶後生之茂及長父欲為之麟聘柳青臣女青臣欲相壻而配大臣以之麟貌惡乃以之寶示之又為之寶聘周氏女及二子皆成婚柳氏色美而

才周氏醜惡而拙於是柳氏醜其夫之寶恨其妻陶氏性悍而智窺知隱情常與柳氏言之寶美麗一日乘之麟出遂於房中設酒拉之寶與柳氏共飲繼乃贈遺往來二月間遂成醜行時大臣知而不問也周氏恒有不平之言柳氏聞之遣婢送酒周氏飲之遂成腹痛乃疑有毒往訴陶氏陶氏素不悅之恐其將家中隱事洩露乃以好言安慰厨房中飲酒至夜半忽以刀刺其心埋之牀下明日乃佯尋周氏不見遂揚言適人私奔去了周氏母家亦疑其女竟不之究之寶既亡妻與柳氏日厚之麟啟聞其風在房詰責婢女陶氏聞之乃私謂之麟曰我近日無之寶在你房中走動你知否之麟言亦畧謂陶氏曰此乃家法大賊人倫大惡這畜生雖我親生今如此不肖不如無有我必殺之之麟受討而去陶氏又

召之寶曰爾盜妓事賊身不保了之寶曰奈何奈何陶氏曰作善須徹作惡亦須爾可持床下自有好算之寶從之陶氏乃謂之麟曰你今日伴為出外彼知你必聚一處晚間却私藏我房中至夜深我與你各執若械殺進房之麟乃伴言出外至夜來到母房陶氏遣出婢女獨與之麟遂捨之寶又將美酒固勸之麟徑醉陶氏忽扼其喉呼之寶曰下手下手之寶遂砍兄頭與陶氏潛開後門扛屍至二三里外棄在街上明日路人多來相報大臣收屍歸墓竟不知其姝奴婢在房走動者之寶恐其洩漏或暗中擊殺或毒藥害之後陶氏說大臣使柳氏與之寶成婚既成婚後家中白日鬼行百般作祟禳禱無應將及三年之寶年二十五矣一日有僧手執鐵杖到門化緣柳氏素不禮僧道見此僧遂

之僧即舉杖欲擊家人奔告大臣大臣出謂僧曰你何故在此僧曰我要取一顆寶要折一枝柳大臣不會僧曰我要見你兒子大臣乃命之寶出見之寶乃謂僧曰爾到此何幹僧曰我來化緣之寶曰爾有何能敢到此化緣僧曰能消一分冤鬼之寶以僧言奇異乃引入內問之曰我家多冤鬼師能治乎僧曰治鬼甚易先當治心心為萬類之主心邪則鬼至心正則邪滅乃問如何是正心之法僧曰當存天理將天理人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問如何作為乃令天埋僧曰但當平心已前不欲勿施于人之寶低頭半時僧曰我來化緣你若肯捨諸鬼齊休若不捨未有了期之寶曰欲化何物必當若肯捨我妻子如何可捨以成僧曰天理人心你捨不得他人

三善堂

如何捨得之寶大驚傳送心道已不見矣之寶乃獨坐
自思深自悔過乃曰人未得道心境今然閉言發悔過心
倘又聞人惡言便遭沈溺不知到五臺講此僧求自新法屢次
欲往父母不許在家三月餘鬼魅不安之寶乃決曰
今日如此境界尚不奪發一旦命盡被牽入地獄豈不大悔
今只宜成就正果故度二載若徒一時之命苟且度日使同陪地
獄是小順而大逆也遂決意欲行東馬山有惡雲寺其寺二僧一
曰碧岩一曰雲松二僧曾為之寶前母金氏拜斗念經亦與之寶
相識乃到寺尋二僧時碧岩已死惟雲松在乃謂雲松曰我欲到
五臺幸隨我去雲松曰爾方年少欲見明師我老矣雖死何恨遂
同至五臺時有幻余禪師主化徧觀僧衆不見前僧因各年餘聞

雲栖有蓮池設教乃與雲松往遊蓮池問自何來之寶併述前事
且求懺悔蓮池乃教之懺悔使行苦行三年披剃乃受大戒取名
大惠雲松改名大慧大惠既出家終日念佛一日問師云念佛致
何為師云念佛則成佛又問云大惠念佛幾時成佛師曰時時可
成又問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師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遂有契
悟雲松死大惠獨住雲栖十餘年後至金粟菴雲問曰何來曰雲
栖又問平日作什麼曰念佛痛苦難受苦難受看曰已念曰只恐不是曰
和尚自家不是曰尚須吃痛苦難受苦難受務去後泰菴屎穢未悟往
菴山結菴而住直至禪二年閉室雲在五臺乃往問曰不入鷲
人浪難逢稱意魚此語如何云曰這無水又無魚說什麼鷲人
稱意遂有醒悟回至慈山二年而死既來見閻羅天子判官議

死於... 卷之...

曰少年雖造大惡終法悔悟未嘗利人今去為人有智
慧而無厚福大惠言固不敢期厚福但一生生出家未得大成願得
長壽以成其志天子曰爾年此該五今爾願修行其志可嘉增
為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兄弟與妻我願救此殺人
今不知皆歸何所願我托生得近于彼使得其心乃命判官
告曰爾前母金氏已托生沈氏碧松已為其子爾父大臣以
平生之孽墮為女身因金氏一舉死生為雲松之女汝今再當為
其子陶氏受餓鬼報畢今現為驢身不可得見柳氏受餓鬼報畢
托生為猪又生為羊又復為猪方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讓與母食
而自飢死土神奏聞天子以畜生能行孝道使復人身今已受女
身與你尚有五年夫婦時判官言畢即遣托生今爾身便是劉之

寶害兄之時萬曆八年六月廿二日也故爾今年有此難本當身
死以前生願力得免前妻周氏萬曆七年六月初七日受害舊年
曾來為禍但其受害非爾之故無深恨也你今妻戚氏前生以藥
酒害他成腹病其怨未消尚欲為難爾兄之麟寃氣既消亦將托
生以平生有孽墮為女身數該為爾妹之女明年癸酉日當生爾
今宿業既消但二十年来未曾精進今去當日自努力勿退初心
莫為名利所敗莫為欲愛所縛莫為意氣所碍莫為是安所毒言
畢喚一童子取一金盃至開金杯一孫辨置茶籠口即能言拜謝
畢遂問父親看落朱衣乃皺眉曰爾父死久矣景範乃言曾有工
番書信朱衣曰二番書信一是外祖所造醫生史完白知情一
是爾同宗人所為爾今去當設養休堂她歸景範曰我父

卷之五下

何罪乃遭此難今其靈魂何處將相見未衣曰爾父遭難乃六世以前之孽今生立心正道修持見神通三有問陞淮安城隍矣爾但當存孝心修行正道日修日進今爾母即生前之父既墮女身當勸他回心向善他因前生之孽當三世墮落今始落畜生一生不暢快二世落穢主為奴婢三世落橫三為畜生畜生不修便有大苦不可救矣速乘今空機回爾外祖乃生前同伴今又受恩亦急勸他回頭他在雲栖我曾教他金剛經千餘遍他往石門結願在東高橋終日誦經每至五更眾人夢覺之初心清淨時乃高聲擊柳念佛開人善念故今生受福報得長生又其口信甚嚴故今出言有當爭訟得勝但所信不大善根亦淺年過六旬善不補惡今生受報已畢來生便落薄了又其積德不厚不能澤及後人除却一人舉家之人皆非貧即夭爾回去教他速了自己正事無涉他人閒務他因前生信力故早年作事賺人今信根已壞為人謀幹不但無功又招仇怨爾妻以一念之孝頓消滌業得復人身但福力淺薄壽亦不永教他急速返本免來生重受畜生爾弟雖無大成亦守家之子大畧如是言畢命童子引景範出外遊行奔走如飛見罪囚數人至牢獄教處種種苦難今畧存之有一人反縛兩手肩上插一小旗旗書犯人鈕德甫呼景範曰我與爾同鄉里幸救我景範謝不能人一姓某言我當為猪以臨終盡心吃素一月得為狗矣又一金某亦所穢中言我以平生貪酒至此又一沈某自粘牆上炭中穿刀景範心發慈悲念佛救其刀自落又一室甚大牆中地下有刀箭飛出穿入人身壁書教人名童子指曰

此陳九思在此今已出王其當入此周也被陽壽未盡未末景範
曰陽人何以先書干比重重干曰陰司考生人之罪當人何獄即定
其名於何獄若又造重罪更移刑所若有善功即為削罪皆于生
時先定不待既死乃後立殿前拜拜同老人出僧在門外相待景
範即拜僧曰承師引我至此請問出處僧曰我乃雲栖大慶當年
與爾同事與大淨大善同爾四人往卷大智景範曰來時聞師經
殺心痛頓愈此乃甚奇僧曰爾不知麼經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
又曰此經爾外祖念成差誤又失一忍字爾何不言景範曰向不
知今去當言之又曰今去當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無孝行他
善雖多皆偽必不成德且神明忌淫又當除淫淫乃身心兼害若
除淫則諸惡無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關頭修行起時處

爾當行之然須求明師指點住深山養靜方好若在家被塵緣汨
沒便自誤了世間居塵不染的能有我箇景範曰是是我謹受教
正言間又人言大師到了景範仰首見雲中一老僧端坐持珠拜
求教誨師曰南無佛旁一人曰承師開示何不拜謝景範乃拜之
師伸手劈頭一下云記取景範忽驚醒乃天已明所疾頓忘遂披
衣起與家中人說所見道以筆記之時壬辰年十月初一日也
景範自註云諸中一人曰松陵城隍也瑞卿名
存其姓餘不敢言一曰又曰瑞卿名
古鑑邑庠生即瑞卿名
家故瑞卿為平望人瑞卿名
五矣號泣思父血不食南川其傷生為作瑞卿書慰焉

此書在卷下

未衣人所謂生也初瑞卿存凶景覽未審而
聞喪自朱衣人姓由川則死來紅走九千里人英文可實娶
景範妹即所云刺之麟有麟妹女明年癸酉日生今癸巳歲正
月六日癸酉始立春文何果一女蓋是見其不爽云

蔣仁瑞

武林蔣仁瑞江干人移居蠟燭巷對門於壬辰年五月間嘗志鼓
脹垂危半夜見有上四鄉賣石灰者五六人排戶突入云前生負
彼債二千兩竟掉蔣出門蔣於是昏絕其家謂為已死即燒肩與
草人等類蔣便乘之以行穴至鳳山門諸賣灰者云我等徒步彼
安得獨乘轎竟前擒蔣下地簇擁以去過江干資福廟即都土地
門前見先亡母弟及僕皆在因拉諸賣灰者云汝奉何牌票敢
繫平人耶我輩即當往東嶽控告喊殺震驚判官姓鍾者詰問知
果無符檄叱即放還其母護送至家比覺時已已刻兩手皆握沙
泥其家業去帳易衣熱紙錢含飯貝矣越二十餘日又見前賣灰
者捧檄而至云已告准汝不得活控是逐阻

沈蘭官

武林官巷口東平廟巷姓沈小名蘭官年二十二歲係竈丁控
甲午年十月初二日凡一大黑貓過前欲以其皮為鞋帽遂以繩
繫貓頸不死更用尖刀刺其喉乃死也未正月初三日夢貓云汝既
害吾吾已告准令刀何在汝得作証耳其人竟而患之因急賣去
原刀更市一利刀於六月初一日迎盤院婦即發狂云貓已入樓
矣又上梁矣又云非貓乃變鬼矣五七人來打我矣更作鬼語云

沈蘭官 卷下 十

絕不能殺奴須用刀也。至晚遂以刀自刺而死。探入喉間一寸二分。

朱四

宗德十三都十四日。圖糧長朱四。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入縣城申時。於萬歲橋上。遇雷雨。忽霹靂一聲。直擊其身。四身。各絕。時見三冠帶人。蔽其肩。得不擊。傷。問。猶有雷公爪痕。五道累累。墳起。蓋四平日奉三官齋。精虔為神所感。云。

金三 范君 保于 丁酉 二月 長

崇德廿間屋地方農家子金三者。於乙未七月得病垂危。見有冥差持票至。則三宛然首名也。次名范君。晉三問曰。君晉為予田主。何為亦有名字。差即批其類曰。毋多言。與汝何與耶。彼陽壽止十

八箇月。汝尚有陽壽。刻許耳。姑暫令還。三聽述此語。畢奄然復逝。

兗州婦

棲水胡衛公。隱於卜。以甲午七月。僦寓武林鼓樓外南首大街。見一婦人年近五旬。病勢已極。俯諸苦惱。死而復生者數次。云我痛苦萬端。死見杭州府城隍神。神云汝係山東兗州人。我處無冊籍。是無主孤魂。不便收繫。婦人困苦已極。其夫無可柰何。因為寫本處鄉貫作一呈。求寄魂此處。遂歿。魂呈熱之應。時氣絕。

陸僕

海寧接濟村文學陸元夫。家。僕。主。誣。訟。不法。別投。越二十年。乙未六月十一日。舊主即君。病。故。是。月。廿。四。日。僕。到。墳。樵。採。即。君。形。見。似。撲。其。首。者。即。舍。皇。渡。水。走。歸。發。覺。中。時。兩。日。俱。昏。

兗州 陸僕 二

周文學

海寧雄塘文學周某甲午病故年十歲止道十年次年年後夫文學故名族
治家嚴正素不喜禮儀年八小年歲後舟至宅以膈
八膝會請文學母夫人後作文學語數以無故到家之罪又叩頭作
相公饒我噴血滿地後作文學語數以無故到家之罪又叩頭作
乞命狀母夫人驚皇呼婢湯藥下舟歸巷口追薦
不應迄今二十餘日吐血不止

郭天生

海寧趙郭村文學郭天生於天啟壬戌年廿二歲時卧病昏憤見
有四青衣圓帽如承差者踰窓而入手捧牌票有天生名天生疑
為督學催考也即隨之去四人仍從窓躍而出天生亦如之回顧

本身猶僵卧在床也此至一官衙前甚壯麗前道寬闊數十丈四
人引至左首扉宇內周圍木欄如狎狎狀因置天生其中見投文
放告謁見會審者肩摩雜沓若如人間須臾晚晚便有號燈數十
蓋如貢院東西文場照耀明亮頃之聞陞堂鼓九下四人牽天生
出唱名天生即見此身無中憤腰間已繫白裙矣第一門頽而督
者冠帶點名年終二十許第二門黑而解者冠帶點名年可五十
許比至大殿前階級數十丈樓閣如帝至皇居逐人唱名錄
東階上西階下天生震怒歷階而上見南面聽政者冕旒綠袍
黑面天生始悟為閻君非文宗也因驚哭而前舉棘脚末生甚急
閻君曰取簿來有判簿簿進閣示天生曰汝數已盡試問之
天生又哀懇不已閻君又云取卷來即見前頽者庭參半捧手

本進閣君翻閱再三又取卷末又見前黑髯者庭參捧卷數
十冊進閣君又閱再三方肯用珠杜簿上示天生云汝有陰功
再加一十八年壽法詳下未得歸耶正時諸同見有龐眉皓齒
歸路逢與伊祖祖曰汝未得歸耶正時諸同見有龐眉皓齒
以杖繫葫蘆者祖曰吾孫不得歸耶正時諸同見有龐眉皓齒
三粒如硃砂色天生翹首見道旁大宅有天醫院三字然以渴甚
不能燕租即向道上小兒焉其取水小兒取一碗與天生燕藥藥
下即覺心目頓開精神陡復忽然而甦香氣滿室經日不散從此
遂痊至陰功一事余亦叩之則天啟間武林大火天生時寓佑聖
觀至三元坊觀火遇閩婦負一箱內皆重賞於人叢中誤付天生
天生急辨其非而閩俗不通杭語婦人遂去天生攜藏別家仍於

原處守候果見向婦偕一女子携手而來號泣尋覓天生令其女
守箱偕其婦往路旁認夫邀而還之纖毫不染當是此一事云

餘杭秀才

餘杭生員偶於乙未夏月出城至庄佃處見有二青衣云有粟相
與其人錯愕以為追糧也當問之僕輩青衣云我乃陰司差人汝
在生行善不應客死可速歸待我再催解四十餘人方東勾發其
人遠處走還家見二人已在門云汝差有信行為可耳其人即拜
父痛哭并屏當家務薄暮果瞑去至冥司四十餘人逐一唱名至
其人應曰生員有冥司云擊者非生員待毋誤耶閱判言新書簿
知果差誤却類勾使三十云汝有善事可速還其人出門苦求
判簿一視判不得已為指示兩條云汝曾扶替者過橋又曾檢買

棺銀一兩准此二事為善此時其家已將殮矣

孫伯謀

杭州官巷口孫伯謀嘗偕友入西溪樓下買肥皂過東嶽廟伯謀心數其神云未嘗得一瞻仰是日起太早尚四更待飯未熟假寐即有人與至一殿前榜曰森羅殿伯謀始知為冥司心惴惴不得已直前俯伏聞殿上喚陳自然云前生名也冥司因命判曹閱簿有諸判累累而出皆青紅藍面惡狀猙獰可駭異中唯一稍替者持簿送閱乃得放還替者私為云我乃蔣堯卿也住武林門外賣陶器家汝死後當與我同官特相營救令代費錢一藏矣伯謀感謝而去為同行者推醒通身汗下不復更買肥皂竟與肩輿歸武林門外問至陶器家果有蔣堯卿者為主人之父已死八年矣

伯謀蓋心悸歸即買紙錢一藏上題前生陳自然今生孫伯謀奉判官蔣堯卿收用當即焚燒後數年伯謀客京邸傷寒病危見車馬如織口稱迎判曹赴任力辭得脫蔣救有驗今伯謀猶在云

潘氏女

塘棲鎮潘因仲女嫁吳家琪沈愛民次子沈坦為妻蚤天潘氏寡居其大伯沈烜日逐凌窘之氏歸訴其父因仲乃因仲原負沈氏千金政無抵償意欲借女一死可以類積故激女投縲順治丙申十月女自經死因仲復詐得銀千金女寃不洩遂抱恨於父若元丁百年二月初十日因仲長孫年十二歲頗聰俊無病潘氏附之口作氏語云汝家類債詐銀不與我仲堯我令不獨死欲得長孫甘心焉巫祝之詞如出一口長孫白晝時時自經家人惶急防閑

不敢懈至十二日早長孫靈純帶不得遂痰喘結喉立死通鎮目擊無不脫粟焉。

二烈女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先一夕外攻甚急錢應式坐庭前達曙聞八十三礮投出視一礮穿城過人有執飲食者著其身去半復穿牆數重應式入急更衣坐忽有縞衣二人各長五寸許躍而前修騰應式膝上應式驚以袂拂之墮地復騰而上又拂之躍入積薪中遂不見時城破外護甚應式倉皇出一人頭懸隣舍門近視止有是日下令屠城越三日隣舍果懸一頭而應式女淑賢伏節死外家卞氏女過舍相要以死其後人以為二縞衣者殺卽二烈女生魂南昌王于一先生云

馮南

海鹽馮南為勢家鷹犬嚇詐詹氏三百金己亥病死托夢於其子云我生前詐詹氏金今為犬於其家受報甚苦其子往詹氏覘之毛形色狀俱如夢中所言因乞贖歸詹氏以必償三百金方得請贖歸之後人以馮南呼之此犬搖尾而前至今尚在

陳敬泉

崇德陳敬泉為糧衙書手晚年皈依佛教文廟司香周祥字慕刻法華經流通於世敬泉為之領袖已亥六月間敬泉夢四差人至云有一事召君對質敬泉答云就去不妨但我領袖刻經此愿未了可遲幾時經完而行何如四差人諾而去敬泉次早對祥字言之意甚快快至庚子上巳法華經刻竣敬泉隨于是夜得病初五

日遂亡但不知所質何事也

阮大鍼

阮大鍼以私隙殺雷縉祚於獄清師渡江大鍼迎降以圖富貴從
征入閩過青草嶺忽頓首曰介公饒我遂跌下馬死介公縉祚字
也大鍼凶惡奸邪禍人家國寸磔未及殺辜而介公現形立刻殛
死良可怖也

曹小靈

曹小二靈者澈浦人游惰好博奕丁亥春應募為兵征江西戊子
逃回辛卯七月初忽卧不起其隣炊食呼之午昃方起至水濱盥
洗喃喃曰非我一人殺汝何獨尋我遂往屠家借刀屠者慮其為
博質也故與之鈍者小二持往水濱且磨且語見者救之歸堅卧

至暮狂叫痛絕殺震隣戶啟扉視之流血床簣抽刀刺喉以手作
援筆欲書狀與之筆札書云我在江西殺二節婦今追至此因在
彼時曾得銀二兩放活十人故得未死迺於血污中取刀投出曰
爾可去尋頭目來越數日始知痛進勺飲殺啞啞如內豎詳述其
事曰初破江西擄二婦其丈夫姓王亦孝廉孫小二沈之江以長
戰擄之其二婦一妻一妹也長號請死以身奔江中不得掠置船
底數日軍中下令不許留婦女小二恨其不受淫也與什長共起
刃之二婦忻然曰脫苦矣頃二婦祝來云不識汝姓名故尋汝三
年賴土地引至此又數日斗死

沈純齋

沈純齋仁和吏也渾名純故末亂後歸老家中移居西湖為土工

之首唐寅年有宗室云是十三王者神宗一輩也同長史某避跡
武林為當事所得械付市賣其長史妻買二棺併銀數百金與沈
買其夫與王之頭冀得身首一處以圖入土沈得銀且賣其棺將
尸首棄之他所給之曰已埋某地矣居數日往岳墳飲酒晚歸將
至家見二無頭鬼借其口疾呼曰還我頭來爾得我棺與銀拋棄
我路旁今與汝去見閻王也即時暈死

王士彥

王士彥海寧人訓蒙為業過觀音三官懺會虔誠禮拜二十餘年
丁酉六月廿九日赴觀音懺會歸五鼓腹內作痛竟成痢症二十
餘日醫禱無效時刻想念觀音竊嘆誠心禮拜反罹病危七月廿
一夜熟睡夢見一人頭戴紫巾身穿素服手執黃旗鳴鑼急走言

晉州大士連奏玉皇憐唯勅降城隍司大張榜文約千餘名彥聽
得扶病緩步將近城隍廟見往來多人俱看榜文者走至廟前有
一青衣漢子拽彥看榜首名即是士彥漢子道汝有夥伴我領汝
去交付與汝彥行步遙巡漢子使彥搭肩而行出北門外約有片
時只見門閉有鎖漢子道站立門外在此候領漢子開鎖進去領
出一老人與彥相像漢子道將恁謝我彥云有銀四錢相送漢子
道誰要你謝你看這許多病人彥將眼着屋內這漢子倏忽不見
老人並立其身竟無言語彥揭衣一看只見大便穢血淋漓容顏
枯槁彥欲回家苦不~~能~~路身傍老人又忽不見正在淚下遙望一
老翁來道欲往何處彥言原從葦腐巷來不識歸路老翁送至葦
腐巷中指引前而~~便~~是咳嗽數聲即覺乃是夢也伊妻調理月餘

